

李国文
文集

淡之美

李国文 文集

散文 二

淡之美

第 9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国文文集. 9, 散文. 2, 淡之美/李国文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631-3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7938 号

责任编辑 葛云波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李 雪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99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5 插页 2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631-3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目 录

淡之美	(1)
惜春小札	(4)
拾叶者言	(8)
云的诗话	(12)
秋天的感觉	(17)
冲浪的乐趣	(21)
人生一搏	(25)
大浪淘沙	(28)
一路同行	(32)
寻找快乐	(34)
境界	(39)
茶余琐话	(41)
饮茶粤海	(48)
苗歌	(52)
一曲难忘	(57)
河对岸人家	(62)
试金石	(66)
旅伴	(74)
取火记	(78)
友情	(83)

马站着睡觉	(88)
卖书记	(91)
母亲的酒	(100)
昨夜星辰昨夜风	(103)
不沉湖	(109)
耕耘者说	(123)
胡同之死	(129)
超越四合院	(135)
芥末堆	(142)
天子脚下	(146)
人生如谷	(154)
缘分	(160)
心之茧	(171)
人之老	(177)
进补说	(185)
心病千金方	(189)
闲话闲章	(192)
寡人之困	(196)
女子男饰	(199)
烛邹亡鸟	(202)
欹器	(205)
上山采蘼芜	(208)
背诵的意义	(212)
宰予	(215)
邯郸学步	(218)
弊车弩马	(221)
阳桥鱼	(224)

海大鱼	(227)
钓螺鱼	(230)
磕头	(233)
秦火与汉火	(235)
李鸿章看球	(239)
首级	(242)
面子	(245)
前朝的腊八	(248)
端午节另说	(251)
今又重阳	(254)
千手观音	(257)
外来语	(259)
儿童不宜	(261)
慎信名言	(265)
铜甌何物	(267)
公款喝酒考	(269)
筛酒	(271)
司马称好	(274)
红杏出墙	(278)
说阔	(281)
年终书账	(284)
暗访	(287)
说量	(290)
晚霞之美	(293)
江郎才尽	(296)
名士	(300)
夜来香	(303)

文学与豆腐	(306)
二锅头颂	(309)
宽容	(312)
说蟹	(315)
上善若水	(318)
袁中道游高粱桥	(322)
京城火神庙	(325)
沈德潜捉刀	(328)
乾隆不禁书	(331)
《金瓶梅》及其他	(334)
胡适拜谒逊帝	(337)
鲁迅与副刊	(340)
不灭的火光	(343)
人生的阳光	(345)
加法和减法	(347)
无名指的哲学	(349)
说十	(352)
狗德	(354)
老人和古树	(357)
美国骗子	(360)
猪流感	(363)
牙防组	(366)
把舌头吃进肚里了	(369)
爬和站	(374)
文学人物的籍贯	(376)
读书的姿势	(379)
文学与诱惑	(382)

感伤的艺术	(384)
小说人生	(388)

淡 之 美

淡,是一种至美的境界。

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在你眼前走过,虽是惊鸿一瞥,但她那淡淡的妆,更接近于本色和自然,好像春天早晨一股清新的风,给人留下一一种纯净的感觉。

如果浓妆艳抹的话,除了这个女孩表面上的光丽之外,就不大会产生更多的有韵味的遐想来。

其实,浓妆加上艳抹,这四个字本身,已经多少带有一丝贬意。

淡比之浓,或许由于接近天然,似春雨,润地无声,容易被人接受。

苏东坡写西湖,有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其实他这首诗所赞美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也是大自然的西湖。虽然苏东坡时代的西湖,并不是现在这种样子的。但真正懂得欣赏西湖的游客,对那些大红大绿的、人工雕琢的、市廛云集的、车水马龙的浓丽景色,未必多么感兴趣的。

识得西湖的人,都知道只有在那早春时节,在那细雨、碧水、微风、柳枝、桨声、船影、淡雾、山岚之中的西湖,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展现在你眼前,才是最美的。

水墨画,就是深得淡之美的一种艺术。

在中国画中,浓得化不开的工笔重彩,毫无疑问,是美。但在一张玉版宣上,寥寥数笔,便经营出一个意境,当然也是美。前者,

统统呈现在你眼前，一览无余。后者，是一种省略的艺术，墨色有时淡得接近于无。可表面的无，并不等于观众眼中的无，作者心中的无，那大片大片的白，其实是给你留下的想象空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没画出来的，要比画出来的，更耐思索。

西方的油画，多浓重，每一种色彩，都惟恐不突出地表现自己，而中国的水墨画，则以淡见长，能省一笔，绝不赘语，所谓“惜墨如金”者也。

一般说，浓到好处，不易；不过，淡而韵味犹存，似乎更难。

咖啡是浓的，从色泽到给中枢神经的兴奋作用，以强烈为主调。有一种土耳其的咖啡，煮在杯里，酡黑如漆，饮在口中，苦香无比，杯小如豆，只一口，能使饮者彻夜不眠，不觉东方之既白。茶则是淡的了，尤其新摘的龙井，就更淡了。一杯在手，嫩蕊舒展，上下浮沉，水色微碧，近乎透明，那种感官的怡悦，心胸的熨帖，腋下似有风生的惬意，也非笔墨所能形容。所以，咖啡和茶，是无法加以比较的。

但是，对我而言，宁可倾向于淡。强劲持久的兴奋，总是会产生负面效应。

人生，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浓是一种生存方式，淡，也是一种生存方式。两者，因人而异，不能简单地以是或非来判断的。我呢，觉得淡一点，于身心似乎更有裨益。

因此，持浓烈人生哲学者，自然是积极主义了；但执恬淡生活观者，也不能说是消极主义。奋斗者可敬，进取者可钦，所向披靡者可佩，热烈拥抱生活者可亲；但是，从容而不急趋，自如而不窘迫，审慎而不狷躁，恬淡而不凡庸，也未始不是另一种的积极。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还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只要有人存在于你的周围，你就会成为坐标中的一个点，而这个点必然有着纵向和横向的联系。于是，这就构成了

家庭、邻里、单位、社会中的各式各样繁复的感情关系。

夫妻也好，儿女也好，亲戚、朋友也好，邻居、同事也好，你把你在这个坐标系上的点，看得浓一点，你的感情负担自然也就重；看得淡一点，你也许可以洒脱些、轻松些。

譬如交朋友，好得像穿一条裤子，自然是够浓的了。“君子之交淡如水”，肯定是百分之百的淡了。不过，密如胶漆的朋友，反目成仇，又何其多呢？倒不如像水一样地淡然相处，无昵无隙，彼此更融洽些。

近莫近乎夫妇，亲莫亲于子女，其道理，也应该这样。太浓烈了，便有求全之毁、不虞之隙。

尤其落到头上，一旦要给自己画一张什么图画时，倒是宁可淡一点的好。

物质的欲望，固然是人的本能，占有和谋取、追求和获得，大概是与生俱来的。清教徒当然也无必要，但欲望膨胀到无限大，或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或欲壑难填，无有穷期；或不甘寂寞，生怕冷落，或欺世盗名，招摇过市。得则大欣喜，大快活，不得则大懊丧，大失落。神经像淬火一般地经受极热与极冷的考验，难免要濒临崩溃边缘，疲于奔命的劳累争斗，保不准最后落一个身心俱疲的结果，活得也实在是不轻松啊！其实，看得淡一点，可为而为之，不可为而不强为之的话，那么，得和失，成和败，就能够淡然处之，而免掉许多不必要的烦恼。

淡之美，某种程度近乎古人所说的禅，而那些禅偈中所展示的智慧，实际上是在追求这种淡之美的境界。

禅，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淡字。

人生在世，求淡之美，得禅趣，不亦乐乎？

惜春小札

春天是不知不觉来的，她走的时候，也是悄没声儿的，在不知不觉中离去。既不像秋天落下那么多的黄叶，“无边落木萧萧下”，造下满天声势；也不像冬天，一阵烂雪，一阵冻雨，“乍暖还寒时刻，最难将息”，让你久久不能忘怀那份瑟缩，那份冷酷。

春天，平平常常地来，自然而然地去，没有喧哗，没有锣鼓，甚至最早在枝头绽开的桃花、杏花，还有更早一点的梅花、迎春花，总是在不经意间，给人们带来惊喜。

哦！春天最早的花！

人们的眼睛闪着亮光，然而，枝头春意少，这时连一片叶也没有，空气还十分地冷冽。直到“小径红稀，芳郊绿遍”，已是“风送落红才身过，春风更比路人忙”的暮春天气了。

所以，等你意识到春天的时候，她早就来临了，“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等你发现她离去，已经是“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杏子树头，绿柳成荫了。

春天总是很短促的，你抓住了，便是属于你的春天；你把握不住，从指缝间漏掉了，那也只好叹一声：“春去也”，“遗踪何在”了。

典型的春天，应该在长江以南度过。没有阴霾的天气，泥泞的道路，苍绿的苔痕，淅沥的雨声，能叫春天吗？没有随后的云淡风轻，煦阳照人，莺歌燕舞，花团锦簇，能叫春天吗？只有在雨丝风片、春色迷人的江南，在秧田返青、菜花黄遍的水乡，在牧童短笛、

渔歌唱晚的情景之中,那才是杜牧脍炙人口的《清明》诗中的缠绵的春天、撩人的春天、困慵的春天和“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春天。

然而,在北方,严格意义的一年四季,春天,是最不明显的,或许也可以说是并不存在的。

“五九六九,河边看柳”,这是地气已经转暖的南方写照。

而在北方,“七九河开,八九雁来”,河里的冰,才刚刚解冻。有几年,我时常要经过什刹海前海之间,那座小得不能再小的银锭桥,这座桥所以出了名,就是因为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在桥上扔过两枚炸弹。石桥桥洞的背阴处,冬天的积冰,很厚很厚,冰上残留着肮脏不堪的冬雪。等到它完全融化的日子,春天也差不多过去大半了。

春天里有未褪尽的冬天,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人们管这种天气现象,叫做“倒春寒”。于是,本来不典型、不明显的春天,又被冷风苦雨的肃杀景象笼罩。后来,我就不再跑到银锭桥去了,当然,并不是因为桥底下那些不化的冰,而是我工作的那家刊物,无疾而终。

冰总是要化的,不过,北方的春天,太短促,这也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北京的颐和园里,有一座知春亭,是乾隆题的匾额,这位皇帝挺爱写诗,写了上万首,挺爱题词,到处可见他的字。但知春亭的“知春”二字是否如此呢?好像也未必。通常,都是到了“桃花吹尽,佳人何在,门掩残红”的那一会,才在昆明湖的绿水上,垂下几许可怜巴巴的柳枝,令北京人兴奋雀跃不已,大呼春天来了,其实,“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承德的避暑山庄里,有一幢烟雨楼。听说,在“文革”期间,有一位当时独一无二的作家,得以在这座楼里写小说,那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了。不过名为烟雨楼,但至少在春天里,是没有烟雨的。那

金碧辉煌的匾额上,我记不得那是不是乾隆的御笔了?但烟雨二字,也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在高寒地带,只有塞外的干燥风和蒙古吹过来的沙尘暴,绝不会有那“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的烟雨葱茏的风景。

看来,北方的春天,就像朱自清那篇《踪迹》里写的那样,她“匆匆的来了,又匆匆的走了”。

所以,辛弃疾对春天说:“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想方设法要留住春天,千万不要让她平白地度过,否则,苏东坡的遗憾,“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从身旁消逝,该是多么懊悔的事啊!

因此——

捉住春天。

把握春天。

然后,充分地享受春天。

虽然李商隐告诫过,“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但春天,是唤醒心灵的季节,是情感萌发的季节,也是思绪涌动的季节,更是人的生命力勃兴旺盛的季节。

切莫虚掷时光,切莫浪费春天。

人的生物钟,如果能够耳闻的话,可以相信,在这个季节里,响动的准是黄钟大吕之音、振聋发聩之声。甚至血管里跳动着的激流,也会蕴含着前所未有的力量。此时此刻,若是去爱,一定是炽热生死的爱;若是去恨,一定是切齿刻骨的恨;若是去追求,若是去冒险,若是去干一番事业,若是豁出命去拼搏,你会从你的身体里,获得超负荷的“爆发力”。

这种“神来之力”,这种“能量”,就是人类的春天效应。

人的一生,何尝不如此呢?也有其春华秋实的生命过程。那么青春年少的日子,也就是最美好的春天了。

然而，一生中的这个春天，似乎比北方真正的春天还要短促得多。

人，有各式各样的活法，这是每个人的选择。平庸灰色，是一生；碌碌无为，是一生；爱不敢爱，恨不敢恨，也是一生；永远羡慕别人有，永远笑话别人无，永远满足现状，又永远做更好日子的梦，可又永远想不劳而获的小市民吃不饱，也饿不死的日子，当然也是一生。自然，奋斗，是一生；努力，是一生；为了一个目标，孜孜不息地追寻，是一生；热爱生活，热爱自己，泪流过，汗淌过，摔倒过，白忙活过，总之，活得既有快乐，也有痛苦，既有满足，也有遗憾，那当然也是一生。无论怎样的一生，你千万要珍惜你生命中属于春天的那一瞬即逝的岁月。

因为，青春只有一次，一去便不复返。

而且，青春，不会久驻，使你的青春放出光华，享受青春的美，那才是生命最大的欢乐。

等到头发花白，“蜡炬成灰”，一切都成了“昨夜星辰昨夜风”，那时，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拾叶者言

银杏树，在南方很多，到了太寒冷的北方，就比较罕见了。

这种树，一名公孙树，那意思是说它的生长期很慢，也很长，通常是爷爷种下的树，要到孙子那一辈，才能结果。结的果子，叫做白果，因其外壳薄白而名。果肉色绿而糯，微苦，颇有不同一般的滋味。旧时，在上海，冬天，夜晚，常可听到有小贩叫卖“糖炒热白果”者，于小可盈握的炭炉上，炒一捧白果，热烘烘的剥来，在寒风中，塞入嘴中，也很有一点暖在心头之意。如今，在广东，这种白果肉，大都用来做菜了，食来也是相当清素别致的。

不过，长到这把年纪，看到过许多地方的许多银杏树，但树上挂着果实的，至今，却尚无眼福一睹，实在是很遗憾的。所以，便把对于树的兴趣，转移到银杏树叶上了。拾这种树的叶子，同人家集邮、集火花、集钱币一样，也是一件乐在其中的事情。因为，在所有树木中，独有银杏树叶，那造型，可算是独树一帜的。状似扇，形似贝，薄似纸，轻似羽，轻盈飘逸，洁净雅致，形成一种很特别的风格。

在北京的香山脚下，就在双清别墅附近，有那么几株古老银杏，近些年来，又在左右空旷地上，栽种了一些，都还十分孱弱，尚不成林。不过，一到秋天，当满山黄栌红了起来的时候，这些银杏树，也飒飒地飘落满地黄叶，用另一种鲜艳，点缀着山光水色，也是怪有情调的。色彩总是配搭起来才好看些，一色的红，或者一色的黄，就不免单调了些。站在山下，放眼看去，红中有黄，黄中有绿，

于是，风景便格外好看了。

每年秋天，人们到香山去，无不志在红叶。但我，却总要拾几片银杏树叶，夹在书里，做书签用。而且，我到别处去，若见到银杏树叶，也有收集的兴趣，无非留在书册里，做一个小小的纪念。可能水土的关系吧？南方的银杏树叶，要阔大些；北方的，就小巧玲珑些了。树龄高的，叶片要肥厚些；小树新长，那自然由于气力不足，便叶薄色淡了。无论何处采来的银杏树叶，夹在书中的时间久了，叶子也就干了，原本那黄灿灿的落叶，变得浅灰，渐渐泛白，质地也愈来愈脆，不过，那神韵却依旧故我。

这片银杏叶，从此在书中的某一页与某篇文章相伴，也多了一丝斯文。

有时候，翻开书，未读文章，先读叶片，因为很容易就翻到夹着叶片的那一页，它马上就突现出来。于是，使你想起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某地逗留的情景。

也许终究是一片树叶的缘故，它和别的收藏物比较起来，太平凡，太普通，也太不需要代价了。在大自然中，它算得上最微末的物事了，所以，它从来也不会扮演重要角色的。它在你的书页中，那种不想让你注意，也不想让你不注意的自然而然的样子。其实，也含有一份做人之道的平实在内。若是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平凡与普通，也就多了一点自知之明，便省得许多力不从心的烦恼。当然，也就有了尊严。

叶是一回事，但无数的叶，构成的树，则是另一回事。

所以，每到香山脚下，我常常想到生长在南国更适宜些的气候和土壤里的它们的同类，那才是真正意义的银杏树，那高大，那壮观，且不说了。首先从观感上，那巍巍的声势，那宏大的气魄，那先声夺人的当仁不让精神，绝对是北方地带当配角的银杏树望尘莫及的。